

随笔·岁月如歌

# 小楼春秋

陈思盈

“小楼昨夜又东风。”一直以为，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已经道尽了人生长恨水长东，看到其父南唐中主李璟的“小楼吹彻玉笙寒”时，才更觉人生无奈之呜咽声声。

陆游曾闲适地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，古龙则在其小说《圆月弯刀》里任英雄侠士在刀光剑影里“小楼一夜听风雨”；苏轼“且听风吟上小楼”，鲁迅先生则是弃医从文，带着满腔悲愤而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；冯延巳心怀闲情逸致“独立小楼风满袖”，欧阳修则是带着醉意欣赏“小楼西角断虹明”。

那位于李集镇一个小乡村、我曾在二楼西间住了20余年、已有30年房龄的小楼，依然静静地伫立于岁月的风中。春节回娘家时，我“漠漠轻寒上小楼”，目光所及之处，都是旧日时光……

小楼建于1988年。就是在这座小楼里，我从爸爸身上学会了谦卑与忍让，从妈妈身上学到了美不在外表而在于内在，在姥爷的严厉里从小就翻《红楼梦》，从大字不识一个的姥姥身上学会了生活之巧；就是在这座小楼里，我从胆小懦弱走向勇敢坚强，从少年无知走向生活深处，栉风沐雨，步步向前。

小楼里似乎还回荡着我朗朗的读书声。当年，我读得最伤心的便是李煜的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。读得最多的便是琼瑶的小说，整个初中时代，能买到、借到、租到的作品被我想尽办法全部读完；读得最过瘾的当数《七侠五义》，锦毛鼠白玉堂和御猫展昭同时被我爱了许多年；读得最扎心的莫过于金庸的《倚天屠龙记》，纪晓芙与杨逍的爱情让我知道了，原来爱可以

穿越正邪两道，爱也可以用名字来铭记一生——她生下女儿后，为其取名为杨不悔，以示自己从不后悔爱上过杨逍。爱，竟然可以这么痛彻心骨。

小楼里还有我初中时代画过的素描作品。当年，我疯了似的爱上了画画，却被妈妈认为不务正业。我偷偷向爸爸要了55元钱交了美术班的学费，却在上了两节课后被妈妈生生索回。她的这一举动导致我整个青春期叛逆得自己几乎不认识自己，清楚地记得，我曾恶狠狠地发誓，永远不再认她这个妈。

小楼里还有我种下的那盆仙人掌，它在二楼的走廊一角一活就是30年。当年，二楼的整个走廊被我养满了花，美人蕉、大理花、烧汤花、指甲花、菊花，甚至，我曾在花盆里种过土豆和姜。我曾见过姜开花时那摄人心魄的美，翩翩如白蝶，还有淡淡的清香。如今，30年过去，只有这倔强的仙人掌还在，不知它经历了多少缺水少肥的日子却依然生机勃勃，一如30年来我磕磕绊绊的人生——岁月，用它的摧花辣手，将我这个小蜗牛变成了一株长满刺的仙人掌。

小楼里有父母年轻时的青春笑脸，有家道辉煌时的“煊赫旧家声”，有人来人往时的猜拳行令音，有门可罗雀时的“人前车马稀”。因为那句“独上西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小楼建成后，我执意住到最西边的那间。在西楼里，我也曾思念过高中校园里那骑着红色单车、身着白色衬衣的翩翩少年，也曾为了他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；在西楼里，我读过《西厢记》，知道了西厢房里曾发生过这么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，也知道了书中的“西楼”多是古代小姐们的闺房，上了西楼，便要独守西楼，何其孤独、寂寞？

小楼顶上晒过粮食，晒过辣椒，晒过干菜，晒过萝卜条，它们朴素、卑微的外表一度被我鄙视，也曾让我对小楼心生逃离，对远方的高楼产生向往。“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。”那远方的高楼，是精彩的外面世界，是潇洒走一回的无尽诱惑。谁能想到，若干年后，那些曾让我心生逃离的与泥土息息相关的一切，又成了我思念、向往的闲适所在。

“楼，重屋也。”《说文解字》如是解释。若在其前面加上小、西、高等字，便生出了无限的诗情画意与奇妙联想。从此，小楼、西楼、高楼，便成了文人骚客们的思念之所在。

小楼，是一首凄婉的歌，一阙清新的花间小令，透过小楼之窗投出的光亮，我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或悲或喜的情感之影，听到了古代先贤们或豪放或闲适的吟唱之音，读出了词人们“子规啼月小楼西”的愁绪与离别之情。

如今，曾经风光的小楼，早已在新农村高楼林立的乡间败下阵来，它低矮的身姿、破败的容颜、满身的沧桑，无一不在昭示着它的过气与寒酸。春去秋来中，姥姥曾多次让爸妈翻修甚至重建小楼，终因各种原因而让小楼留存至今。

而它能留下来，焉知不是它的价值所在？这个村、这个镇30多年点滴变迁，30多年沧海巨变，被它一一收于眼底、记于心间。

而曾经来往于小楼及30多年时光里的人呢？当那些悲伤淋漓的往事一次次浮现在眼前时，我们大概才会明白，不管自己逃得有多远，记忆里的那座大院小楼，一直停放在时光的最深处……

诗歌·紫陌红尘

## 光阴有伤 (外一首)

尹文阁

炊烟，盛开  
在向晚的苇塘村的瓦檐上

荷锄而归的人  
和着羊咩，狗跳，漾在逼仄的巷里

这场景美得无与伦比  
举手投足间超脱宿命

星子，缀满天幕  
像硕大的漩涡，裹挟着大地

而大地陡峭  
光阴有伤，落花是冷清的注脚  
我赶紧挑一豆灯火占卜时间和命运

——善始善终，经久不息地盘旋  
在她们的头顶

## 老屋

一截断墙  
早已落满了风的蜕皮

它荒残的阴影  
像柴犬撕裂出的孤独，显得突兀

破败的家什  
用尽了它体内的锋刃和火焰

老屋，走失了图腾和炊烟  
锈满了光阴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，阅读副刊美文。  
本地作者投稿邮箱：  
13938039936@139.com  
本版投稿邮箱联系电话：  
13938039936

随笔·往日情怀

# 绿叶上的哀思

齐彤

谷雨前后，香椿叶开始走向饭桌。其浓郁的香味、特殊的口感、丰富的营养深得大家喜爱。

老家有一棵香椿树，与我同龄，每年春夏秋，它的叶子以不同的色香味丰富全家的餐桌。香椿发出新芽，或炒或蒸或煎炸，裹面配蛋均可。过了谷雨，就可以腌制，再后来，纤维增粗香味愈浓，它就变成了调料，在粗笨的石头臼中与辣椒、蒜瓣、生姜一起，经历千锤万击，粉身碎骨碾作泥，其味道评判只有品尝过的味蕾才有发言权。以前漯河的大街小巷，下午扯着嗓子叫卖的“热豆腐”，其主要调料都少不了香椿泥的影子。

家里的重头戏是腌香椿，吃惯的口味，吃惯的乡情亲情。在缺盐少菜的岁月，它在调节口味上挑起了大梁。长大后，腌香椿是习惯，是回忆，是对逝去岁月的念想。犹记得那年春节，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南昌过来，对餐桌上的腌香椿赞不绝

口，离开时，他随身带走两瓶腌香椿，那是关于河南的舌尖记忆。

那时候，未来遥远得没有边际，思想单纯得没有烦恼。奶奶慢悠悠地摸索着家务活，洗衣、烧水、做饭，我跟着她学会最简单的生存技能。童年时，家里八口人，四世同堂，热闹非凡。每天早上，大公鸡扯着嗓子喊我起床；小黑狗欢蹦着送我上学；屋檐下的小燕子给我念过绕口令；水井边的穿天杨听我唱过歌；满院的四季梅吐蕊像一场盛宴，令蜜蜂来来往往流连穿梭；过路的蝴蝶寻找花朵，却邂逅了一个在睡梦中盛开的无邪笑窝；小伙伴倚着站着蹲着坐着，对着少儿读物有喜有叹有笑有赞，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彷徨神往缥缈，抬起头，小鸟的几声鸣叫，是对生活的旁白和解说。家里从没有锁过门，老人都在院子里坐着。出门时，家是快乐的起点，回去时，家是幸福的终点。那时，好像从没稳稳当地走过路，总是蹦跳着雀跃着，兄弟姐妹笑着闹着。

谷雨前后，拿棍子绑成T字形长杆，摘下香椿叶，清洗、揉捻、加盐，隔天再反复揉搓。每年春天，我跟着奶奶完成一系列工序，半个月后就能享受

劳动果实了，滴几滴香油，倒一点香醋，一个馒头不知不觉下肚。香椿树生长在沟边路沿，不蔓不枝，无花无香，但它热情的馈赠，点燃乡村生命中灿烂的欢悦。一坛腌香椿，恐怕算不得真正的根，但吃在口中，心里着实有了几分踏实。

几年前，奶奶走了，揪心了很久。虽然她瘫痪在床好几年，回家喂她吃饭，助她排便，给她洗澡，把她干裂的三寸金莲泡软，剪去因缠裹而变形的脚趾甲，再痛痛快快的叫声奶奶，心里才会踏实。奶奶在时，她是清晰的；奶奶走了，她是朦胧的。生死之间，遥远得岂止只是隔山隔海，纵使在海的两岸长成了相思树，却难以寻到两把摇向彼岸的木橹。

亲戚从老家带来香椿叶，我按奶奶教的方法清洗、揉捻，夜寒如水，微风似梦，思绪在飘，飘在曾用自己足迹圈起的荡过秋千的小院，做过游戏的村落，流过汗水的田地，以及那支总也唱不腻的月光曲，与过去纠缠，难以剥离。我向夜空遥望，看到一轮明月，我的眼睛突然变得潮热湿润，透过雾气仿佛看到慈眉善目的奶奶正对我微笑。